

20
世纪

英国女性
文学探微

张蔚 常亮/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世紀

英國女性 文學探微

張蔚 常亮/著



I561.065

20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英国女性文学探微 / 张蔚, 常亮 著. —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302-41962-4

I. ①2… II. ①张… ②常… III. ①英国文学—妇女文学—文学研究—20世纪 IV. ①I56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7228 号

责任编辑: 王燊婷 胡花蕾

封面设计: 赵晋峰

版式设计: 方加青

责任校对: 牛艳敏

责任印制: 李红英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 100084

社总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85mm×230mm 印 张: 11.75 字 数: 196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产品编号: 066548-01

前　言



女性书写的历史伴随整个人类文明史。女性文学从模仿男性书写模式、思考自身生存状况到创新地书写自身经验，创作脉络清晰可见。20世纪初，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一起开拓现代主义；20世纪60年代，女性书写成为女性表达自我的自觉实践；20世纪90年代，多元化视角为女性书写搭建了更为广阔的平台。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英国的女性小说，并对其女性文学文本做了考察。书中所做的8个文本个案研究运用的文学批评方法把女性主义同精神分析、伦理学、文化研究、酷儿理论、新历史主义等批评方法相结合。这些研究涉及空间、语言、权利、女性身体、他/她我、女性主体、性别身份、两性关系等多个同女性书写和性别研究密切相关的研究重点，基本涵盖了学界在女性小说研究领域中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清晰地展示出后现代视野中对文学文本进行多重阐释的可能。作者希望这样的研究能够初步实现下列目标：

第一，观看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如何表现女性经验、两性关系以及同女性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分析这些经验和问题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从而探索解决女性困惑或摆脱女性困惑的可能性。

第二，注重对20世纪英国女性作家的思想观念、创作倾向以及代表作品的评论和分析，体悟作品中频繁出现的象征隐喻、修辞策略、话语特征等写作方法，总结女性书写的独特手段，从而考察这样的书写方式对表现女性经验的有效性。

第三，借鉴20世纪英美女作家的书写经验，反观中国女性生活以及女性生活在文学中的再现，对比中国女性文学的书写方式和大众接受渠道，从而思考跨界文化差异的女性书写模式。

本书共分五章：

第一章，总论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发展的三个阶段，对每一阶段的特点加以概

括和阐述。

第二章，对伍尔夫的人生经历及重要的女性文学作品《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进行详细介绍。

第三章，介绍多丽丝·莱辛的人生经历和创作概述，以及她的女性文学代表作《金色笔记》和《在野草歌唱》。

第四章，介绍了默多克的创作思想以及女性文学作品《大海啊，大海》和《黑王子》。

第五章，介绍了珍妮特·温特斯的人生经历及其女性文学作品《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和《给樱桃以性别》。

由于20世纪具有很大跨度，各个历史时期及文化区域的女性文学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目前的研究仅仅关注其中少数较为重要的作家和作品，尤其侧重研究了战后女性文学以及特点，许多空隙仍有待后续研究填补。

本书为牡丹江社会科学课题项目(141223)和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青年专项课题(CJD121408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为牡丹江师范学院教师。张蔚负责全书统稿，并撰写第一章、第四章、第五章，共计8万字；常亮负责撰写第二章、第三章，共计7.4万字，并负责参考文献的整理。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参考和引用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和实践成果，在此，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书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望得到同行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作 者

2015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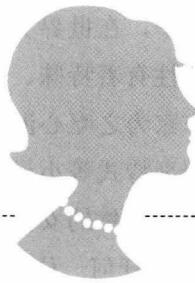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章 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概述	1
第一节 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发展的主要阶段.....	2
一、20世纪上半期：小说的变革和现代主义	3
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主义浪潮下的女性小说	5
三、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多元化的女性小说创作	8
第二节 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理论探析.....	11
一、与时俱进的理论和实践	12
二、对文学、艺术的独特追求	16
第二章 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的奠基者：弗吉尼亚·伍尔夫.....	21
第一节 生平概述与创作思想.....	22
一、卓尔不群的人生经历	23
二、独特的女性“自我”	28
第二节 现代主义的探索：《达洛维夫人》	33
一、叙述者在形式上的隐退	34
二、死亡意识对其意识流创作的影响	38
三、疯癫对其意识流创作的影响	40
第三节 高超的意识流技巧：《到灯塔去》	47
一、间接内心独白	49
二、跳跃穿插的自由联想情节	52
三、多视角叙述方式	54
四、时间蒙太奇与顿悟	56

第三章 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的集大成者：多丽丝·莱辛	61
第一节 生平概述与创作思想	62
一、迷人的莱辛：创作概述	62
二、毕生追寻的“幸福”	63
三、共产主义的影响	71
第二节 自由女性的探索：《金色笔记》	73
一、自由女性的困境	74
二、自由女性的自省	81
三、自由女性的自我探索与出路	83
第三节 一曲殖民的悲歌：《野草在歌唱》	86
一、宿命：命运轮回	86
二、人性中灵与肉的冲突	92
三、玛丽的救赎	99
第四章 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的哲思者：爱丽丝·默多克	105
第一节 生平经历及创作概述	106
一、哲学身份的小说家	107
二、重释柏拉图的爱欲理论	110
三、至善的道德哲学理念	110
第二节 对爱的渴求：《大海啊，大海》	114
一、恋爱中的“唯我主义”	115
二、“唯我主义”的特征	116
三、“唯我主义”的突破	118
四、封闭空间里的禁锢与反抗	123
五、外在世界的存在与外来者的介入	127
第三节 “自我”探寻之路：《黑王子》	130
一、神秘多解的“黑王子”形象	131
二、布拉德利多重“自我”的复杂性	132
三、从“唯我”到“无我”：布拉德利的自我之路	139

第五章 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的大无畏者：珍妮特·温特森.....	147
第一节 人生经历与创作概述.....	148
一、不同寻常的人生体验	148
二、独特“身份”意识下的创作思想	149
三、作家、作品研究现状	150
第二节 自我身份的认同：《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152
一、酷儿理论	153
二、小说对二元性向的解构	156
三、同性恋对异性恋霸权的解构	160
第三节 对传统性别观的颠覆：《给樱桃以性别》	164
一、解构二元性向机制	165
二、对性别身份的重塑	166
三、突破传统性别的束缚	171
结语	175
参考文献	177



第一章
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概述

第一节

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发展的主要阶段

英国文学源远流长，人才辈出，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经历了几乎是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其艺术一再得到优化与升华，在世界文学的走廊中永远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英国文学从形成之日起便与女性有着特殊、紧密的联系，女性文学是“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之一。历代女性作家为之呕心沥血，功不可没。18世纪的英国小说创作几乎被女性所垄断，罗曼司和哥特式等小说体裁也始于女性作家之手；19世纪更是因为涌现了一批才华横溢、成绩斐然的女性小说家而被称为“女性小说家的时代”^[1]，正如托马斯·F.斯特利所言，任何一位严肃的学者都不可能跳过女性作家来谈英国小说史，女性作家的成就是不可忽略的。然而，20世纪以前的英国女性小说家又面临着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女性小说有着属于自己的文学传统抑或只是男性文学的模仿。女性文学从模仿男性书写模式、思考自身生存状况到创新地书写自身经验，创作脉络清晰可见。约翰·S.米尔认为，20世纪以前的女性小说家总是在摹仿而非创造，她们最大的困难就是克服男性文学传统的影响。女性主义批评反对这种压抑和贬损女性文学的男性霸权话语，她们重新审视了女性小说发展的历史并发现女性文学的独立传统，一个属于她们自己的“独特的亚文化”。进入20世纪，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一伟大传统又有新的发展，英国女性主义作家从新的视角检视女性，注重从女性的内心体验、价值观念、自身解放和人生理想等诸多方面去塑造新的女性形象。肖瓦尔特在其女性文学史研究著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中分析了英国自勃朗特姐妹到20世纪70年代女性作家的小说创作，提出了女性写作“三段论”：以摹仿为主的“女性阶段”，以对抗为主的“女权阶段”和以自我发现为主的“女人阶段”。据此划分英国女性小说，直到20世纪初(1920年)，英国女性写作才进入“女人阶段”。^[2]

本书把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的发展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分别是20世纪上半期：小说的变革和现代主义；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主义浪潮下的女性小说；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多元化的女性小说创作。

一、20世纪上半期：小说的变革和现代主义

20世纪初的英国面临着巨大的变化。随着大英帝国势力的由盛而衰，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断激化导致了经济危机以及世界大战的爆发；工人阶级作为一股新兴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科技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思想领域的变动，传统的权威观念及宗教信仰受到了质疑从而出现了普遍的精神及思想道德危机，而对英国女性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第一次女权运动，它的胜利使英国女性获得了在经济教育和立法方面与男性一样的平等权利。与此相对应，小说领域也试图突破传统，寻求创新，一场反叛传统的现代主义变革应运而生，而在这种转变中女性作家可谓是一马当先。肖瓦尔特认为这一时期“女性美学”最大的成就就是抛弃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对现实的描写从外部经历转入主观内心世界，正如R.布赖姆利·约翰逊所言，20世纪的女性作家用热情和决心寻求真实，但“这个真实不存在于物质……而属于精神”，事实上，这种用新的创作方式来抗衡当时盛行的“男性的现实主义”正是女性主义意识在男性统治世界的体现，少数属于女性的独立自由的空间之一便是“区别于外部现实的个人意识”。

最早在小说中应用意识流技巧心理分析法等现代主义小说技巧的女性作家有多萝西·理查逊(Dorothy Richardson, 1873—1957)，梅·辛克莱尔(May Sinclair, 1863—1946)以及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 1892—1983)等。在以《人生历程》(*Pilgrimage*, 1915—1967)为名的系列心理小说中，多萝茜·理查逊通过别具一格的手法揭示了女主角在漫长岁月中流动的、变幻莫测的意识，从内容和技巧上入手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革命。她认为男性作家推崇的传统的写作技巧过分重视理性分析而歪曲了女性，只有进入意识空间才能如实展现她们的经历和视角。而梅·辛克莱尔不但采用了理查逊的意识流技巧，而且使用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来探索人物复杂而微妙的内心世界，极大地拓展了女性作家的视野。丽贝卡·韦斯特的创作也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她的小说往往突出人物心理冲突和性等问题。

而将意识流小说推向顶峰的则是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伍尔夫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开拓者之一，是西方女权运动和女性文学批

评的先驱、女权思想代言人。她首先从理论上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提出了猛烈的挑战，在《木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1924)这篇评论中，她对木涅特、高尔斯华绥和威尔斯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家进行了抨击，并称他们为“物质主义者”，认为他们没能在作品中表现人性和捕捉真正的生活。她眼中的真正的生活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而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总和，她认为只有人的主观世界才是真实和永恒的，因此小说要摒弃以刻画社会、人物性格为主的旧方法而采用深入内心世界的意识流方法。伍尔夫的现代小说理念集中体现在了《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 1927)这两部作品中，她的意识流、变换的叙事角度、心理时间等独特的叙事方式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小说的发展。当然，伍尔夫除了是现代主义的倡导者，也是西方女性主义的先驱。正如E.M.福斯特所说：“女权主义始终占据着她的心灵。”可以说她的所有小说都体现了对女性话题的思考，处处洋溢着饱满的女性意识。例如《夜与日》(*Night and Day*, 1919)运用了象征的手法暗示了男女两性的对立和互补关系：“夜”代表女性，意指想象、情感和直觉；而“日”则代表男性，指代对事实、理性和逻辑的崇尚。《达洛维夫人》则以达洛维夫人一人生活为线索，重点探讨了女性的自我价值问题。《到灯塔去》通过两个性格完全相反的女性——拉姆齐夫人和莉莉的鲜明对比充分体现女性自强自立的重要性。而在弥漫着幻想色彩的《奥兰多》中，伍尔夫在主人公身上寄托了对性别的思索。

现代主义小说理论影响了很多后来的女作家，如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 1899—1973)。她受到伍尔夫的启发，在其作品中广泛使用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简·里斯也同样受到了现代主义的影响，她的四部曲之一《早安，午夜》(*Good Morning, Midnight*, 1939)用“过去与现在胶着的意识和记忆”表现只身在巴黎漂泊的迷惘的女主角的内心世界而被称赞为“不但继承而且发展了现代主义技巧”^[3]。但是里斯最被关注的并不是她的创作技巧，而是女性主题，尤其体现在她的后期作品《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 1966)中。小说以《简·爱》为蓝本创造性地改写了罗切斯特的疯妻伯莎的故事，从正面塑造了这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克里奥尔姑娘，让这个疯女人在被压抑和贬斥了一百多年后终于挣脱了被强加的丑恶标签，用其不幸的遭遇来控诉男权的统治和压迫。这部小说俨然成为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的经典文本，不但引发了大量的评论，甚至还影响了人们对《简·爱》的接受和评价。

应该指出的是，20世纪上半期虽然现代主义小说盛行，但是传统的小说技巧仍然有众多的实践者。除了上面提到的对创作手法进行革新和实验的女作家，还有一批坚持用传统手法创作的女作家，艾维·康普顿·伯内特(Ivy Compton Burnett, 1884—1969)就是其中的一个。伯内特的作品以人物的对话见长，但因为描写的几乎都是爱德华时代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关系而被批评为“缺乏时代气息”。还有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 1890—1976)，她不属于现代主义范畴的重要作家。作为侦探小说家，克里斯蒂继承了爱伦·坡以来英美侦探文学的传统，但在很多地方又有突破。她的小说大都构思精巧，逻辑严密，善于利用众多假象制造出复杂的悬念。此外，她的叙事技巧也非常高超，力求从不同侧面讲述故事并善于利用对话推动故事发展。更重要的是，她笔下的马普尔成为侦探小说史上的第一位女侦探，而波洛则成为与福尔摩斯形象对立的“反英雄主义”的典型，他们的出现“颠覆了这一小说类型的男性传统”，影响了包括菲·多·詹姆斯(Y.D James, 1920—)在内的很多推理侦探小说家。

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主义浪潮下的女性小说

随着伍尔夫的去世和现代主义小说的衰落，“英国女性小说显得漫无目的”，很多四五十年代的女性作家继续沿用传统保守的写作方式，代表了对女性文学传统的“消极的而非主动的继承”，而她们的被动消沉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二战”后小说的写照。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在莱辛的创作中得以极大地转变，女性小说开始进入充满活力的新阶段，有人甚至认为它们使60年代的现实主义小说得到了复兴。

这一时期的英国女性小说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受到了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的极大影响。玛鲁拉·乔安奴认为女性主义对女性小说的影响不亚于现代主义：“这是一场在意义上等同于现实主义的运动，在它影响下的作品既不乏现代主义的颠覆传统的精神，又结合了现实主义对社会的批判。”在小说的创作形式上，这一时期的很多女性小说家都继承了19世纪现实主义的写实传统，同时混合现代创作技巧或借鉴哲学、宗教视角等形成了“新现实主义”潮流。在内容上，她们关注当前女性的生活和地位，从一个侧面描写社会和人性。新的时代背景赋予了女性新的经历和语言，反映在她们的小说里的关于身份、事业、爱情、婚姻、性、母亲身份及经济独

立等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虽然她们无一例外地受到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但是她们的作品所反映的内容如此宽泛和丰富以至于做任何概括和归纳似乎都很困难，任何一种分类都只能是相对而言。

就女性主义的表现形式来说，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 1919—2013)、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 1939—)和费·韦尔登(Fay Weldon, 1931—)都可以被归入现实主义之列，但是就作品所表达的女性主义内容而言，后者比前两位激进很多。

多丽丝·莱辛创作的许多作品都体现了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也塑造了许多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形象。《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 1962)因探讨了女性的独立意识和自我解放的道路而成为战后女性主义里程碑式的小说，并常被誉为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姊妹篇。莱辛在她这部“最具实验性的作品”中体现出她们仍然难以摆脱对男性的情感依附，仍然在寻找自我的道路上艰难前行。《野草在歌唱》是莱辛的处女作，一经出版便取得了巨大成功。这部小说展示了莱辛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丰富的生活经历，其成功更多来源于该作品的深刻内涵，第一次毫无掩饰地描摹种族隔离下南部非洲的真实情形。在非洲殖民地种族矛盾激化的时代，基于黑白种族强烈的文化冲突，莱辛创作了这部作品。她没有用大量笔墨直接描写种族隔离政策，但种族歧视的影响却像幽灵一样渗透于小说的各个角落。莱辛文学中悲剧意识的表现始于《野草在歌唱》，由此延续发展，愈积愈浓。

和莱辛一样，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叙事手法也深受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肖尔瓦特甚至称她为“英国所有当代女性小说家中最热烈的传统主义者”。德拉布尔的作品以现代女性为中心，因关注、探讨女性在事业与家庭、婚姻与爱情等方面的矛盾使她被称为“妇女的小说家”。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表的《夏日鸟笼》(*A Summer Bird-Cage*, 1963)，《贾里克年》(*The Garrick Year*, 1964)，《魔石》(*Millstone*, 1966)《金色的耶路撒冷》(*Jerusalem the Golden*, 1967)和《针眼》(*The Needle's Eye*, 1972)等多以青年知识女性为主角，描写她们从学校步入社会面对爱情、婚姻和事业时的迷茫与困惑。搁笔10年后，德拉布尔又创作了三部曲《光辉大道》(*The Radiant Way*, 1987)《人生好奇》(*A Natural Curiosity*, 1989)以及《象牙门》(*The Gates of Ivory*, 1991)。三部曲以三个女性的生活经历为重点，侧面描写出现代人的生存境况。不同于激进女性主义者拒绝传统性别角色的观点，德拉布尔是支持

履行这一职责和义务的，尤其是母亲的角色。她的作品充分肯定了在母性的基础上寻求女性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德拉布尔亦被称为“写母性的小说家”。

而同样是写女性题材，费·韦尔登就激进很多，她甚至被称为“最能体现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时代精神”的作家。韦尔登的小说多以探讨女性的生活、情感为主题，表现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对理想生活方式的探索，这与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不谋而合，集中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的观点，其中《普拉克西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小说讲述了一个被父权社会压迫的女性如何觉醒，到最后挣脱父权枷锁的过程。在韦尔登的笔下，父权制是一个“利用男女生理区别来制造和延续社会不公”的体制，而普拉克西斯所反抗的正是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控制，甚至“普拉克西斯”这个名字暗示了“转折、顶点、行动”，甚至“性高潮”——利用女性的性来挑战父权的女权主义思想。

虽然莱辛、德拉布尔和韦尔登都可以被列入现实主义的范畴，但是她们笔下的现实主义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一种带有实有验性的混合了各种现代主义甚至是后现代主义技巧的现实主义，这种实验精神在穆莉尔·斯帕克(Muriel Spark, 1918—2006)和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 1919—1999)身上得到了完全的体现，她们的作品注重将现实主义手法与神学、美学、宗教、伦理和神话等视角相结合。

穆莉尔·斯帕克往往从宗教、神学和心理学等方面探讨人的地位和价值，并不断尝试新的创作形式。威廉·麦克布莱恩认为穆莉尔·斯帕克是当时少数的几个仅用作品的形式就可以使读者着迷的作家。默多克的小说也是因为受到神学研究的影响，从神学、宗教、伦理等角度来探讨人性善恶等问题。她的创作手法主要沿袭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同时又能对哥特式、隐喻、象征、精神分析等多种现代表现技巧驾轻就熟。评论界对她讨论得最多的正是她的创作手法，谁都无法将她明确地归于哪一类文学流派：她既不是女性主义作家，也不属于现实主义或者现代主义作家之列。很多评论家在谈论她的时候都避免对她做任何归类，而是注重分析她那种“既否定19世纪的力求客观性和语言对现实的准确再现的写作手法，又反对极端的实验主义的‘灵敏的’现实主义”。

默多克关注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和现实，也更加关注人对至善道德理念的追寻。从意识到身体偏离真实世界的那一刻，人对至善理念的追寻就没有停止。默多克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让混沌无知的人们思考，哪怕只是微弱的火光，都能指引人突破

唯我主义的困境，更进一步地接近善的真实世界。正如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马尔卡姆·布雷德伯里指出：“默多克以哲学家的身份开始她的写作生涯，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她选择以同样的姿态结束自己的创作。但是她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哲学家，她是通过艺术幻想去探索和预见人类的情操和现实世界本质的哲学家……她的小说表现的是对现代世界人的经历的复杂探索。”作为哲学家和小说家，她在近半个世纪里形成并发展的艺术和道德思想充分地体现在她的创作中。

这一时期对小说形式做出最大胆的改革的作家当属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 1940—1992)，她体现了女性主义立场与小说形式变革的完美结合。卡特是少数几个公开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中总是透露出强烈的女权主义气息。她的一个重要思想是“语言和思维习惯的去殖民化”，即作家需要转变语言和创作手法才能避免使用统治者的语言，才能将女性(和男性)从男权社会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于是她对小说形式做最激进的实验来解构女性的传统形象和揭露女性性别的社会建构，例如她对神话、童话故事和民间传说的改写和重述就是为了消解和颠覆其背后的男性传统价值观。哥特式风格是卡特小说的迷人之处，她的所有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带有这种元素。可以说卡特小说的哥特式风格与英国女性哥特传统一脉相承，强调恐惧的根源是现实生活中性别角色的被禁锢以及女性身体的被束缚。卡特利用女性哥特小说场景中的黑暗城堡、迷宫等禁锢特征来表现男权制度压迫女性的心理感受。受到卡特的影响，后来的很多女性作家开始更多地利用寓言和神话的形式来探索身份问题，也更直接地将女性主义批评揉进小说创作当中。

三、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多元化的女性小说创作

进入20世纪80年代，英国女性小说面临着一个波澜变幻的世界。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网络对生活的渗透，全球化时代全面到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引发人们思想观念的裂变，亚文化和边缘弱势群体的权利和正当性得到了宣扬，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流行文化盛行，商品经济下消费文化兴起，这一切都影响着女性小说的创作，它们在继续探讨战后英国社会关注的主题的同时与这一时期新的时代背景紧密结合。伴随着女性主义浪潮的推进以及专门针对女性作家的维拉戈出版社(Virago)以及柑橘文学奖(Orange Prize)等因素对女性写作的促进，女性小说家新人辈出，女性小说更为读者和文学界接受，可谓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多元化是这一时期女性小说总的特征，反映在题材范围的扩大上，也表现在女性作家背景的多样性和多种族特征上。在新一代女性作家中，罗泛·特里梅因，安卓利亚·勒维(Andrea Levy, 1956—)，琼·莱利(Joan Riley, 1958—)，莫妮卡·阿里娜(Monica Ali, 1967—)和扎迪·史密斯等均是拥有英国及其前殖民地国双重背景的作家，她们通过对英国新移民的生存经历的描写探讨了文化多元主义时代种族关系及民族身份等问题。其中，琼·莱利的《无所归依》(*The Unbalancing*, 1985)刻画了一个处于文化边缘的英国黑人女性移民的形象，突显出移民身份认同中文化差异、种族歧视等诸多问题。而扎迪·史密斯的代表作《白牙》(*White Teeth*, 2000)则通过展示英国三代移民广阔的生活场景，间接表现出英国移民的身份认同应该以建构流动的、尊重差异为前提的多元文化身份为目标。另外，新兴的女性小说家中还有阿里·史密斯(Ali Smith, 1962—)，安·恩莱特(Ame Enright, 1962—)和A.L.肯尼迪(A.L.Kennedy, 1965—)等地方作家，她们的地方叙事表达了除了英格兰性以外的爱尔兰性、苏格兰性和威尔士性等文化身份认同，从而将英语小说从狭隘的英国本土性带入了一个更广阔的领域，也使“英国性”得到了重新的界定和发展。

尼克·木特利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文化的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是虽然有大量的作家关注跨世纪焦虑、世纪末身份等新时代问题，但是他们同时对历史和传统又有着持续的兴趣。历史题材是这一时期女性小说家创作的重点，她们往往在艺术虚构与历史事实之间表达对现在与过去之间复杂关系的思考。例如帕特·巴克(Pat Barker, 1943)的《重生三部曲》(*Regeneration Trilogy*, 1991, 1993, 1995)从不同场景和生活侧面展现“一战”给人们带来的冲击和变化，反映了作者对战争的毁灭性的反思。同样的，A.S.拜厄特(A.S.Byatt, 1936—)也习惯从历史和现实交织的视角来进行创作，她在随笔集《论历史与小说》中写道：“一切历史皆小说。”她认为小说创作最重要的是历史性，作者应该对历史进行解构和建构。

在一系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家力图对小说的题材和手法做更彻底的实验和改革。安妮塔·布鲁克纳(Anita Brookner, 1928—)，A.S.拜厄特(A.S.Byatt, 1936—)、爱玛·坦南特(Emma Tennant, 1937—)和玛琪·姬(Maggie Gee, 1948—)等均通过叙事技巧的变革来表现对身份的探索。安妮塔·布鲁克纳建立了一种将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技巧同现实主义的传统叙事融为一体 的创作风格，这一风格被形容为“后现代现实主义”。而A.S.拜厄特则在其代表作《占有》